

姜家桥上的灯会

□朱荣昌

姜家桥位于济南高新区小汉峪沟的北端,为独孔石拱桥,桥长30米、宽5米、跨度8米、高4.5米,全部石砌,桥面铺大青石板,两边栏杆青条石镶成。据考证,姜家桥建于明朝末年,是当前济南东部最古老、保存最完整的单孔石拱桥。

姜家桥的桥东是高新区徐家村,桥西是历下区姜家村,两村隔桥相望,成为古代两个村庄通行的必经之路。据传说,在未修姜家桥以前,两庄只靠小汉峪沟底的一条小路通行,车辆无法通过,给人们通行、耕种、运输带来极大不便。特别是在夏季,雨水较多,小汉峪一带山上和高新区东部的水都从此流过,向北流入小清河。遇到阴雨天气,小汉峪沟一个多月不断流,人们便无法通行,来往要绕道十几里外。为解决两庄通行困难问题,周边多村民众募捐修建了姜家桥。在大桥落成典礼时,各庄都派了灯队参加,以示庆祝。年长日久,慢慢就形成了灯会。每年春节后的农历正月十六,人们都去踩桥会灯,欢度佳节。

每年正月十六早上,各庄灯队八点钟集合。领队手持小旗在前带队,后面是几面大锣鼓齐敲响,震天动地。方圆十几里都能听到,高跷,龙灯,舞狮,彩船,跑驴,老姜背老婆,七巧图,芯子灯等紧随其后,一百多人的灯队踏着鼓点,浩浩荡荡,直奔姜家桥。

九点钟左右,各灯队都基本到齐,这时桥两边的空地上和河沟两面已是人山人海,来看灯的少说也有几千人。各灯队有的从西面上桥,有的从东面上桥,随玩要,随过桥。两队桥头相会,领队先相互拜年,后是高跷队的孙猴子吹着口哨,手打眼照,蹦蹦跳跳,来回穿梭,十分活跃。两猴相遇单腿跪地,横棒叩拜,以示友好。而后是龙灯队相逢,龙头各点头三次,表示有礼。各灯队依次相会通过,故称谓会灯。

通过桥后,各队自己找一空地,打开场子,孙猴子用手中的金箍棒画一个大圆圈,立时周围便站满了观灯的人。各节目按顺序表演,表演到精彩处,掌声、叫好声,响彻云霄。最精彩的是高跷队的傻小子捕蛾子。青衣郎手持一细长竹竿,杆头系一根长丝线,线上拴一只蝴蝶,蝴蝶忽飞向天空,傻小子跳起来去捕,蝴蝶忽又落地,傻小子两腿同时落地叉开,往返几次。最为惊险的是为捕住蝴蝶得连续几个前空翻和后空翻,功夫不逊色于杂技演员。在桥上表演完后再到友好庄去演出。

姜家桥历经数百年沧桑,至今仍横跨在东部主要泄洪干道的小汉峪沟上。如今这座桥上的灯会故事已经很少有人知道,通行功能也已弱化,但它仍一如既往地默默为人们做着贡献。



如今的姜家桥仍横卧在小汉峪沟上。



姜家桥斑驳的路面承载着数百年的记忆。



姜家桥仍是泄洪干渠小汉峪沟上的重要通行桥梁。

夏雷

□彭霞

炎夏,是雷雨频频光顾的日子。刚才还是阳光缕缕,金光万道,瞬间,便乌云四合,飞沙走石,雷霆万钧。风刮着树叶,满地儿打旋。一道道闪电,横扫天际,闷雷如巨石滚动,一声声不紧不慢响彻天边。于是,乌云在远方堆砌成黑色的山,并向四周漫延开去,将整个天空汇聚成黑暗的海。

闪电扯天扯地,在天空勾勒出无比亮丽的金线后,落在乌黑的天幕。你正欣赏着这如梦如幻的景致时,轰隆一声炸响,如在耳畔,吓你一大跳。随即,豆大的雨点,随狂风,扑打在行人身上。行人惊慌逃窜,急雨追着他们奔跑的脚步,啪啪啪地打在满是灰尘的马路上,溅起高高的灰雾与水雾,阵阵热浪向着四面八方氤氲开去。此时,炸雷声声,急雨倾盆,真可谓“雷车动地电火明,急雨遂作盆盆倾。”转眼,路面的水便前呼后涌,四处奔突着,由高处流向低洼处。于是,四周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。

在下了约摸半个钟后,雨开始变小,可雷声并未停,时而如小猪哼哼,时而如暴狮怒吼,将自己的不满与愤怒砸向东西南北,吓得人们躲进家里,不敢出来。

雨停了时,雷声也不知何时消失得不见了踪影,此时的世界变成了水汪汪、湿漉漉的一片,到处是嘀嘀嗒嗒的声响。

有时,雷声也会玩虚张声势、声东击西的把戏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忽然间,乌云密布,狂风四作。雷声也“轰隆轰隆”备好了战车,眼看就有一场急雨倾盆而下。谁料,听着雷声在空中摆了一个多小时的阵势后,却不见发作。抬头看,乌云不知何时已散去,阳光重新跃出云层,将万道金光撒向大地。

有时,你明明听见“哗啦哗啦”的雨响,却看不到半点雨。原来,雷声早已将雨洒在了河的对岸。这里,依然阳光明媚。

母亲在世时,曾将虚张声势的雷,叫做空雷。对于正午仍在响着的空雷,已做好饭的母亲,便会催促蹲在地上逗蚂蚁玩的我说:“雷公催饭了。”于是,我连忙起身和母亲搬桌子,摆菜盘与饭碗,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吃饭。

对于傍晚仍响着的空雷,母亲便说:“雷公要发脾气了!”做错了事的我自然是胆战心惊,不敢言语,只守候母亲的发落。

声东击西的雷,犹如母亲的巴掌。犯了错误时,眼看母亲的巴掌就要落在我稚嫩的屁股上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却感觉不到疼痛。原来,母亲将那巴掌已经拍在了自己手上。

雷声,最能代表母亲的个性。生气时,电闪雷鸣,急雨倾盆,大有秋风扫落叶般的快意恩仇;即使温柔,也是以严厉的面孔出现,雷声阵阵,狂风大作,将满腔柔情与爱,包容于心,舍不得我们受到了点伤害。

街坊小户醉流年

□刘永红

那些人潮并不拥挤的小店在每座城市都能看到,纵横于城市之中,带着一座城市特有的胎记。古老的青砖,黝黑的瓦片,小小的橱窗,还有安静生活在那些小巷里的人们。那些“橱窗”如同深嵌在俗世里的动画,生动地演绎着安然静谧的生活。

去云南旅游的时候,在沿山而建的一条古街上看到一位阿婆,她在手摇纺车纺线,纺车咿咿呀呀,她的脚下是一大团白灿灿的棉花,任凭我们驻足观看甚至是拍照,阿婆都不为所动,她微笑着,丝毫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,仿佛在悠悠地纺织着自己的日子。

去秦皇岛,也见过一家店,是夫妻店,主营花生糕。这对夫妻大约40岁,女人把捣碎的花生放在台案上,然后,她和男人各自抡起木槌,一下又一下地砸着花生糕的泥料,股股花生的香旋即飘满了整个店面,引得游人纷纷前来品尝购买。

这对夫妻很少对话,但我能分明地看到两人的眼神在交流,眉眼之间透出两人无边的默契。这些,都发生在他们的小店里,小店如他们人生机舱里的黑匣子,记录着他们结结实实的过往。

其实,每次前去旅游,我对名山大川提不起多大兴致,相反,街边那些不起眼的小店倒是最让我流连,其实,那些小而生动的店面是俗世风烟里活的标本,俘获了万千人士的心。

遥想胡兰成二十一岁的时候,北上燕大,到副校长室做抄写文书的工作,那时候的他正值意气风发、羽扇纶巾的韶光,心境里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恬静。回忆起那段岁月,他在《今生今世》中这样写道:“去北京的路上,渡长江,济淮水,望泰山,过黄河,此地古来出过多少帝王,但我在火车上想,便是下来在凤阳淮阴或徐州济南,做个街坊小户人家,只过着今天的日子,亦无有不好。”

读这段文的时候,我没有感受到胡兰成的才情,没有感



街巷小户

受到他的感情的复杂,甚至没有觉察他一个男人应有的豪迈与雄壮,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男人对安宁生活的向往,对平民化生活的憧憬,这种向往和憧憬,包含了每个男人都有的孩子气和傻傻天真。

“街坊小户人家”的诱惑真

是太大了。大到可以让一个开拓视野疆域的男人,不惜放下自己的江山,甩手走进窄浅的街巷,置一间屋,屋后耕一片田,田旁有湖,湖里有荷,夏天到了,有美人一样的荷叶田田,有时候就愿意这样过着恬淡的日子。